

# “上漂”的旧人旧事

□ 周云龙 (江苏南京, 电视编导)



大姐的公公向爹, 印象中我们见过一面, 大姐结婚时, 我作为娘家代表上门, 不过年龄太小了, 什么也不记得了。

可是我一直记得向爹的几段轶事。他是村里最早的“上漂”, 早年在上海拉黄包车, 和我父亲也算同行。那个年代, 他们没有读书, 没有技术, 只有靠出卖苦力养家糊口。上世纪50年代末, 这样的人力车夫, 按政策要被遣返回乡。向爹死守上海滩, 他不愿回来, 他知道, 家里人口多, 靠土里刨食, 嘴也管不上。当年的留守, 据说有过一段相当痛苦的挣扎徘徊, 更有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理煎熬。其中的细节, 家人也难以复述, 那一代人基本都已入土为安了。

坚持就是胜利。向爹后来被安排进阀门厂, 做钳工。虽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拿工资的城里人, 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家乡有五个子女留守, 四男一女, 即使放到现在, 养大他们也不是易事。

有三个细节, 大姐一直作为勤俭持家的教育素材。其一, 向爹虽然在上海扎下根, 但是住的地方只有7个平方米, 假期孩子们来上海, 他早有预备, 平时捡来一些麻布袋, 洗净, 晾干, 然后摊在地上, 一层一层, 作为地铺的基础。这是上海最早的“梦想改造家”了。其二, 平时在家吃饭, 很少做菜, 常常弄点盐粒兑开水, 滴几个油滴子, 涮涮。其三, 逢年过节, 小孩喜欢吃的食品或者菜肴, 他一律说不喜欢, 家里人吃不了的, 剩饭剩菜, 他吃得津津有味。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家家也有一位感动后辈的长者。姐夫家族永远记得一个情节。上世纪70年代, 姐夫到部队当兵, 向爹听到消息, 决定赶回来亲自给儿子送一程。他提前一天, 骑着他的自行车回来了。现在, 可能也有年轻人做这样的吃苦训练, 不过当年他完全是为了省下两块七角五的车费。从上海到苏北老家120公里, 当时都是砂石路, 并不好骑。

要命的是, 当时先要从十六铺码头坐客轮到南通港, 自行车是不让“乘”船的。向爹早年拉黄包车, 兼学了一点修车的手艺, 他想到一个办法, 车子骑到码头, 然后将车子拆散, 塞到随身带的麻布袋里, 看上去像是一个大件行李。等船到岸, 他又用随身携带的工具, 将自行车组装起来, 继续顶着风骑行。从南通一路往北, 颠颠簸簸, 骑到黄海边上的村庄时, 已是晚上, 累得人仰车翻。他准备喘口气, 第二天再去县城, 哪知道姐夫他们早早地就被敲锣打鼓送上了部队的接待车。姐夫没有等到专程给他送行的父亲, 只好贸然开口问在场的老乡借了5斤全国通用粮票。

那些年, 每次回苏北老家探亲, 向爹都是从上海一脚一蹬“骑”回去的, 即使摊上送子参军的大事, 他也不想“破例”。今天看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骑迹”。上一代的“上漂”, 生活大都与艰苦二字相关。村上有位大姐, 没上过几天学, 嫁到上海去了, 令人很是羡慕。她的丈夫顶替父亲的工作, 在厂里上班。两人苦苦打拼多年, 终于在上海有了两处小面积的房产。可是, 她儿子从小到大都没有睡过独立的一张床。他们把两处房子都租了出去, 这样每月可以拿到3000元的租金, 而后他们只花250元, 到一个等待拆迁的棚户区, 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油毡棚, 一住就是十多年。那是一段怎样风雨飘摇、夏暖冬凉的日子? 家乡人永远难以想象, 上海阿拉也未必悉知详情。

可能是因为出身乡野人家, 我对城市霓虹灯下逼仄街巷里发生的那些事, 总是念念不忘。上漂以及北漂、广漂、深漂的故事里, 有苦, 有痛, 有寒, 有酸, 更能咀嚼出持家的理念、人生的趣味。我确信, 漂在城里的这些旧人旧事, 在经过历史长河漂洗之后, 人们会越来越看出它真实的年代底色。